



川剧

74

战洪州

重慶人民出版社

战 洪 州

(彈 戲)

周慕蓮 楊肇庵 許晉遂 余 夫整理

人物：楊宗保——(小生)簡称“保”
余太君——(老旦)簡称“余”
楊 輝——(老丑)簡称“輝”
趙德芳——(正生)簡称“趙”
寇 准——(老生)簡称“寇”
中 軍——(雜)簡称“中”
穆桂英——(旦)簡称“穆”
思 鄉——(小生)簡称“思”
还 鄉——(旦)簡称“还”
楊延昭——(正生)簡称“昭”
楊 义——(丑)簡称“义”
白天佐——(花臉)簡称“白”
宋营兵將

遼營兵將

丫 头

第 一 場

(開幕前，战斗嘶殺聲，兵卒吶喊聲)

(楊宗保乘馬冲上)

保：(唱崑“曲頭子”，噴吶伴唱)突重圍，皆因為敵狂，回朝閣搬兵求將。

(念)洪州被圍困，回朝請援兵。

(白)楊宗保。只因洪州被困，奉了帥父之命，回朝搬兵。是我單人獨馬，殺出重圍，還須催馬急行！

(唱“二流”)白天佐帶兵犯國境，父子被困洪州城。奉命去把援兵請，白天佐！我不殺你不甘心！（下）

第 二 場

(二丫環隨余太君上)

余：(唱“二流”)六郎兒奉君詔鎮守三關，有老身朝日里常把心担。莫非他又遇着遼兵作

乱，因此上久未修家書回还。为六郎早晚間
焚香許愿，望干戈早平息國泰民安。(齊)

(楊輝上)

輝：稟太君。

余：何事？

輝：宗保少爺回府來了。

余：(驚喜)唉！快快叫他進來。

輝：是。(出外)少爺，太君叫你快來。

(楊宗保在內应声：“來了”。上)

保：孙儿叩見祖母。(跪)

余：起去，一旁坐下。

保：謝过。(起立，坐下)

余：宗保。

保：孙儿在。

余：想汝身為先鋒，随同你父鎮守邊關，為何一
人回朝，莫非軍務吃緊？

保：哎呀祖母！

(唱“二流”)父子們領兵在三關坐鎮，那番奴
負盟約又犯邊庭，初交兵喜我軍大獲全勝。

余：既是我軍獲勝，你又回朝則甚？

保：祖母呀！

（唱）哪知道那遼邦暗地增兵。派來了白天
佐甚是凶狠，老帥父虽力战难勝敌人。洪
州城被賊兵团团圍困，几次里思殺出大事
未成。眼見得軍營中粮草將尽，才命儿突重
圍回朝搬兵。（齐）

余：既是如此，儿就該上朝見君，奏明此事，請
发援兵，才是道理。你还归家則甚？

保：孙儿回朝，已將告急本章，交与舅王，煩勞
代为轉奏，因此孙儿回府看望祖母。

余：唉！虽是托你舅王轉奏本章，你也應該前
往午門探听，看看宋王天子，他发不发兵
嘛！

保：孙儿遵命。（下）

余：（愁思）这……这又如何解救啊？

（唱）聞六郎在边关又遭圍困，怎不叫年迈
人心中急煞。倒不如聚齐了府中人馬，差桂
英帶兵將前去救他。（走几步，思考，覺得
不妥当）

（白）唔，不好，不好呀！

(唱)我楊門御外侮立功頗大，拼頭顱才保全趙氏邦家。父和子金沙灘舍死救駕，到頭來只落得慘遭賊殺！恨宋王偏信那讒臣之話，知我兒遭圍困不把兵發。思往事实令人心酸胆怕，今日里再不能把事做差。

(白)自从金沙灘一战，我楊家只剩下一子一孙，和几房守寡的媳妇。孙媳妇桂英又身怀有孕，不久就要分娩，倘若帶兵前去，那宋王又效当年之故，只怕我楊家这一子一孙和桂英腹中之子，尽都难保。我不管，我不管……(往回走几步，沉吟，思考)唔，要管，要管呀！

(唱“三板”)我只有一子在膝下，又怎能坐視不救他？倘若趙氏江山垮，国亡哪里还有家？老身理当发人馬，前往边关把賊殺。(想)宋王对人情义假，此番求我要奚落他。(轉唱“二流”)待老身暗地里把計用下，出一口不平气再把兵发。(齐)

(白)楊輝听着：吩咐府內府外兵將，聚集西花園听差，未聞催軍鼓、聚將鑼，一律不

准出头露面，違令者斬！楊輝值門。（下）

第 三 場

趙：（內唱“倒板”）楊延昭洪州被圍困。

（趙德芳上，向內叫：“天官”。寇准在內答：“喊咿啲？”德芳說：“走起点羅”。寇准答話：“要我走得贏嘛”！寇准手捧聖旨踉蹌跟上，閃跌一下，德芳扶住。二人急走）

趙：（唱“一字”）奉君詔天波府去搬救兵。

寇：（唱）想从前老令公沙灘被困，宋天子錯听讒言不发兵。

趙：（唱）余太君倘若不应允，又怎能解救洪州城？

寇：（有意的諷刺）不要緊。

（唱）另請宋王傳皇令，各处关隘去調兵。

（齊）

（白）八賢君，你怎么一时就糊涂了啊？未必你趙家的天下，就只靠天波府保住不成？这真是笑話！她不发兵，就沒得办法了？我才不信！就請你叔王傳詔，到各处

关隘調兵就是。普天之下，那里沒有兵馬？

趙：你才是老糊涂了。各处关隘虽然有兵嘛，这远水难救近火呀！

寇：（故作耳聾）啊？賢君，老臣有些耳拙，适才所言，未曾听得明白。

趙：（大声）远水难救近火！

寇：啊，远水难救近火。是話呀！那賢君又打个甚么主意呢？

趙：我打主意？又不是我在金殿接的旨。那是叔王見你年高帶歲，叫我陪你一路來的。我沒有什麼主意。

寇：你沒有主意呀？

趙：沒有主意。

寇：（故意地）好嘛。这是你趙家的事，又不是我寇家的事，天波府調不到兵將，等白天佐殺來，搶你趙家的江山，夺你宋室的社稷，又与我寇家何干呢？对嘛，我們大家不管。

趙：咳，天官，你怎么就多了心呢？这乃是国家大事，我們大家商量嘛，商量嘛！

寇：要商量嗎？

趙：國家大事，當然要商量呀！我們大家打主意嘛。

寇：對嘛，我們大家打主意。

（趙德芳在一旁着急，想不出办法。寇准在一旁若无其事的站着）

趙：天官，你的主意打好沒有？

寇：賢君，你不要着急，搬兵的事么，老臣是胸有成竹的。

趙：（放心）啊，你胸有成竹？那就快走嘛！

寇：（笑）走嘛。

（唱“二流”）請賢君放寬心且免憂慮，搬兵事有老臣从中出力。

趙：（唱）叫天官莫遲延快些走起，愿太君早发兵好退强敌。（齐）

（德芳和寇准繞場至天波府門。楊輝暗上）

寇：已到天波府了。

趙：你快叫余太君接旨嘛。

寇：攏都攏了，你还在慌什么！楊輝，你快請太君來接旨。

輝：（向內）聖旨到。

(余太君隨丫環上)

余：(唱)耳听得老楊輝一聲報稟，果然是有聖旨來到府庭。有老身急忙忙把衣冠整頓，(至門口迎接德芳和寇准入內)在堂前深施禮三呼聖君。

寇：聖旨下。

余：何臣接旨？

寇：天波府余氏太君接旨。

余：萬歲，萬歲，萬萬歲。(欲跪)

趙：太君夫人請起，一旁侍立听讀。

寇：天子一道旨，為臣代拆開。“十家總兵被困洪州，王命寇准，親捧御旨，來到天波帥府，挑選男兵女將，洪州解圍。欽此欽遵”。聖旨讀罷。

(余太君故意躊躇不接聖旨，寇准示意，要她暫時接了再說)

余：(接旨)萬歲，萬萬歲。賢王同天官駕到，恕老身不知，未來遠迎。

趙、寇：好說了。禮貌不周，太君倒要原諒。

余：請坐。

趙、寇：謝坐。

趙：幸得太君此番以邦家为重，慨然接旨，但不知太君何时发兵？

寇：是呀，救兵如救火，还望太君立刻出兵，老朽定是要到長亭敬上三杯得勝酒的。

余：賢君、天官。自从亡夫塞北一战，为国捐軀，我的八个儿子，死的死了，亡的亡了，只剩下六郎延昭，如今又被困洪州。我这天波帅府，老的老了，小的小了，那里还有兵將啲！只剩下一些蒼头老嫗，在我身边，听候使喚，就是打草軍都沒有了。

趙：太君既已接旨，当点就兵將，早解洪州之圍，怎么又在本御近前言起功來了？叫本御怎好去回复聖命呢？

余：老身也不敢“言功”；賢君、天官捧旨到來，实无兵將可調，老身又怎不申訴几句？

寇：是呀，是呀，太君既然滿腹含冤，是应当申訴几句的。

趙：（对寇准）你……（以目示意，責其不該說，轉对太君）如此太君請講。

余：老身忙謝恩，賢君天官听，提起当年事——
(唱，起“哀子”)恨煞潘洪賣国臣！(平起唱
“苦平一字”)述往事好叫人无限悲憤！(落
泪)

趙：太君既要在本御近前說往事，怎么又哭
泣起來了？

寇：唉，又道是人不伤心不掉泪，想她滿腹苦
情，怎能忍得下去哟！

趙：太君，你也不可过于伤悲，犹恐有伤玉体。

寇：太君，你慢慢說嘛。

余：呢呀，賢君、天官呀！

(唱)提起了楊家將令人痛心。想从前金沙
灘被賊圍困，都只为(轉“二流”)潘洪賊不
发救兵。父与子在疆場尽忠廢命，只剩下
六郎儿鎮守边庭。天波府那还有將士出陣，
三尺童伴孀妇孤寡伶仃。請賢君和天官回
复聖命，就是那火头軍也无一人。(齐)
(德芳与寇准聞言互視)

趙：太君，你方才都答应接旨，怎么如今又說出
这样的話來哟？

(太君搖頭，德芳又以目示意寇准，叫他勸說)

寇：太君既如此說，我們君臣就告辭了。

余：恕未遠送。

(德芳與寇准出門，楊輝暗隨后面)

趙：天官，你的成竹呢？

寇：太君不發兵，連老臣都無有成竹了。

趙：唉！如此怎能回復聖命？洪州之圍，又如何得解啊？

輝：(自言自語)天波府沒有兵將，只怕河里都沒有魚了。

寇：賢君，你聽見沒有？楊輝這話里有因。

趙：(疑惑)唉，天波府的女將男兵，是有是無？

寇：是呀！問過楊輝。(德芳點頭，向楊輝)楊輝，你乃天波府的老管家，定然知道你府的兵將在哪里，快快說來，也好解救你家六老爺之圍。

輝：猶恐老太君降罪。

趙：自有本御与你担戴。

輝：要見天波府女將男兵，只要到西花園，击勁

催兵鼓，打動聚將鑼，自能得見。

趙：（聞言喜形于色）這就好了！

寇：君臣一路轉去。

（同繞場入內）

余：賢君、天官，為何去而復返？

趙：本御心中煩悶，欲向太君西花園一游。

余：那西花園自令公去世，早已失修，更無人打掃。

輝：老奴昨天還去掃過。

寇：太君，楊輝昨天才掃過。

余：（對楊輝）好不知事！倘若污了賢君龍袍，你担戴，我担戴？

趙：件把件龍袍，污了也不要緊的。

寇：不要緊的，不要緊的。

余：賢君既要前去，恕老身不能奉陪。

趙：太君請便。

余：得罪。（離座）楊輝過來。你將賢君、天官送到西花園，你——（示意）不得多言造次！（下）

趙：楊輝帶路來。

(唱“二流”)太君言實令孤疑惑難信，(繞場)天波府怎能無女將男兵？(進花園)

寇：(唱)君臣們進花園細觀動靜，(見地下蹄痕)尊賢君，你來看遍地是馬踏蹄痕。(齊)
(白)賢君，你看喲，這遍地是馬蹄腳印，明明是晨早才練過兵的，依臣看來，太君在欺哄你我君臣。

趙：天官料得不錯。(四顧)怎麼這花園內又無有一兵一將？

(楊輝暗下)

寇：賢君，老臣把楊輝叫來，再問便知。楊輝，
楊輝！哼，這個奴才怎麼竟自去了？

趙：天官，你喊的楊輝呢？

寇：唉，這個奴才竟自去了。

趙：楊輝也在欺哄我們君臣。

寇：賢君，我看楊輝十分忠厚，決不會欺哄我們君臣，決不會欺哄我們君臣的。(邊說，四下觀望，見催軍鼓、聚將鑼，驚喜)賢君，楊輝沒有欺哄我們君臣，賢君，你、你來看呀。

趙：看甚麼？

寇：（手指一边）那……那不是催軍鼓？（又指另一边）那……那不是聚將鑼呀！依老臣想來，只要那催軍鼓一擂，聚將鑼一鳴，少時三刻，就有將士演陣，軍士練武。

趙：既是如此，天官你快去擂來，待本御一觀啦。

寇：哎呀賢君，老臣壯年之時，也在軍營中、粮台上办过事，那时倒还得行；而今年迈，况且又是天官，前去擂鼓，豈不笑話？

趙：唉，你擂了鼓，你那天官还是在的嘛，又沒有那一个給你占去了。

寇：（一笑）賢君，老臣見君心怀抑郁，是与君說笑的。这是国家大事，老臣去擂即是。只是誰又來鳴金呢？

趙：天官，你看哪一人能鳴金，就叫他去鳴嘛。

寇：哪一人？……賢君，花園无人，就請賢君去鳴。

趙：唉，本御乃是一字親王，怎能鳴金？

寇：賢君，你去鳴了金，你那一字親王还是在嘛，又沒有人給你占去了。

趙：这个……

寇：这是国家大事哟！

趙：为了国家大事，本御也說不得了。我去鳴金，那天官就去擂鼓。

寇：好，老臣去擂鼓，賢君去鳴金。

趙：本御鳴金。

寇：老臣擂鼓。

（二人互道：請。分左右上台站着）

趙：天官，我还鳴不來金。

寇：啊，說了半天，你还鳴不來金呀？唉，待老臣來教你。

趙：天官，你就快說嘛。

寇：你就照着老臣的头打就是。

（趙以鑼錘打寇准头，未打着）

寇：哎呀賢君，我說老臣的头点一下，你就照着金鑼打一下。你怎么照着我的头打？

趙：啊，是这样的哟。我还以为照着你的头打。

寇：那怎么要得？

（趙德芳用錘击鑼，寇准急搖頭）

寇：要不得，打早了。要等老臣擂完了鼓你再